



梦回星移

茅盾晚年生活见闻

梦 回 星 移

茅盾晚年生活见闻

叶子铭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安市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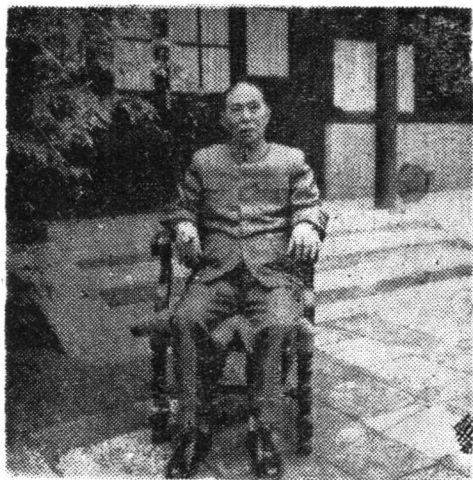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21千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305-00820-6/I·58

定价：4.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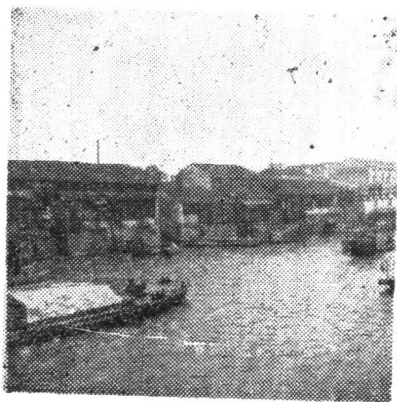


沈雁冰先生八十寿辰摄于北京交道口故居



浙江省桐乡县茅盾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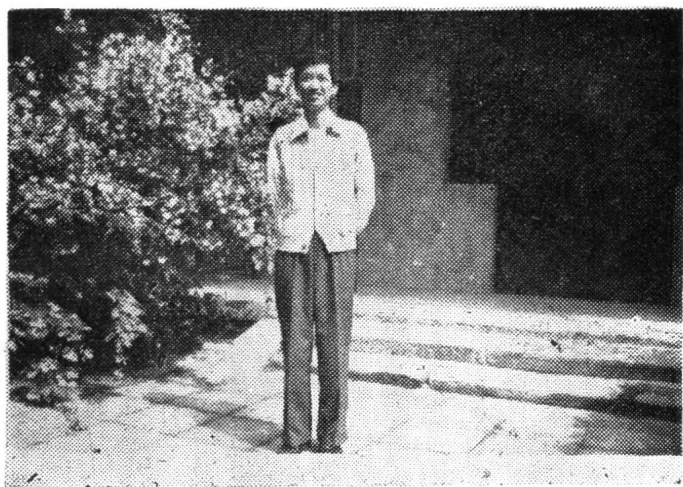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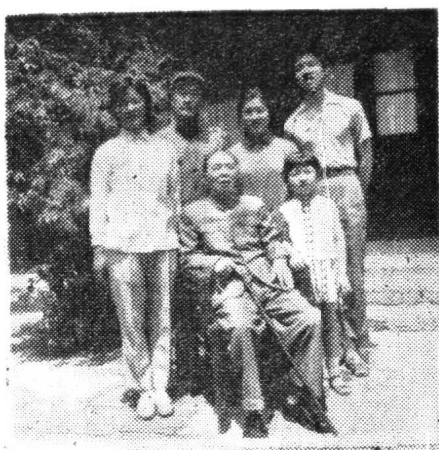
右起：查国华、叶子铭、韦韬、庄钟庆、雪燕



沈雁冰先生故乡——

浙江省桐乡县乌镇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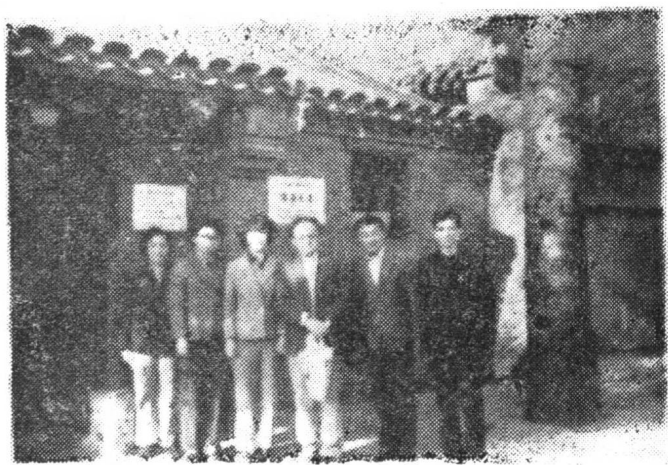
沈雁冰先生一家人合影



本书作者叶子铭摄于茅盾寓所书房前
旁为茅盾生前喜爱的太平花



茅盾在寓所卧室撰写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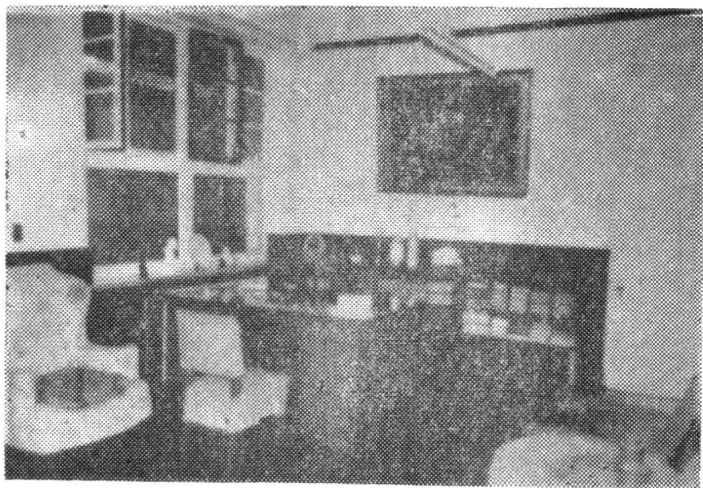


北京交道口茅盾故居

左起：曹湫、李岫、陈小曼、高利克、韦韬、叶子铭



北京茅盾故居书房



书房中的会客处



茅盾故居
卧室一角

←

1980年春在北京交道口寓所
书房与巴金亲
切交谈 右起：

茅盾、巴金
↓



1977年2月9日茅盾致本书作者信

唐廷選出兩員而史也者，故軍器司令
 命一員了，而以他如沈希忠、廖承和等，
 其詳稿本國尚有存者，但九本者，則予欲
 辭故由我館自取，一者，詳及片詳，但
 上元及九年實武也，國外通兵，是日人
 也，此說從他國國家研究據文也，都②子
 文子夜，據本，身年敘國，其詳詳本，
 仍前錄者，以詳之說，而亦有詳據文也

目 录

梦——代序.....	1
第一章 初生牛犊遇一代大师.....	11
一、广泛的兴趣.....	15
二、重要的抉择.....	20
三、最初的交往.....	24
四、意外的结果.....	44
第二章 六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56
第三章 十年浩劫中的茅盾.....	67
一、沉默的十年.....	67
关于茹志鹏与陆文夫.....	68
“将来总会有公论的”.....	71
茅盾的日记.....	75
二、抄家前后.....	78
“老骨真不堪使用了”.....	79
把汉白玉石盆“推翻在地”.....	82
红卫兵抄家.....	86
裸体女神穿上了连衣裙.....	90
三、难解之谜.....	92
四、丧偶之痛.....	98
五、置闲生活.....	106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06
老来犹充“火头军”.....	111
拳拳之心在儿孙.....	117
六、心火未灭.....	122

“见猎而心动”	122
二十余盘录音磁带	126
“回忆录”写作见闻点滴	132
第四章 十年一觉重相会	145
一、我是怎样同茅盾先生恢复联系的	146
二、《集外集拾遗》注释稿的审阅	151
三、《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的修订	154
四、《茅盾论创作》与《茅盾文艺杂论集》	162
五、茅盾晚年生活见闻点滴	180
第五章 纵论文坛今昔	191
一、从左联旧事到两部未问世的作品	
——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访问记录	193
二、从武汉逸事到新疆之行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访问记录	201
三、漫话早年革命风云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六的访问记录	206
四、续话早年革命风云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访问记录	220
五、文论教材修订问答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访问记录	227
六、笑谈昔年文学生涯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访问记录	232
七、北京医院里的最后谈话	
——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访问记录	237
第六章 北京茅盾旧居的变迁	24
一、老北京大学预科生宿舍——译学馆	24
二、寄居北京饭店老楼	25
三、东四头条五号茅盾旧居	260

四、交道口茅盾故居·····	266
第七章 一颗文坛巨星的陨落·····	276
一、噩耗传来·····	276
二、赴京杂记·····	280
三、酝酿编辑《茅盾全集》·····	284
四、向茅公遗体告别·····	290
五、追悼大会侧记·····	293
跋·····	298

梦——代序

(一)

在初春的一个夜晚，时过子夜，万籁俱寂，浓重的夜色，照例给人间铺下一条从现实通向梦乡的路。朦胧之中，我仿佛飘浮在半空，沿着这条夜路孑孓前行。突然，前面传来一声断喝，刺破了夜空：

“咄！你又在世人面前树立一座偶像吗？”

我抬头一看，茫茫夜空中有一个硕大的身影，然瞧不清眼睑，只见他手持一根黧黑的大棒，横断了去路。我正想申辩，倏忽间，黑影一跃而起，抡起大棒，只听得哗啦啦一阵声响。我睁大眼睛一看，透过夜色，离我不远的地方，似乎有一座闪光的雕像被砸碎了，然那些零散的碎片，依然在茫茫的夜色中发出耀眼的光芒。我迈步前行，正想捡起那些碎片，猛然间头部挨了沉重的一击，随后耳际传来一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声——哈！哈！哈！

.....

我跃然而起，睁大朦胧的双眼，四周环顾，只见：床头的灯还亮着，对面两幅茅盾先生晚年题赠的条幅，依旧安然悬挂在洁白的墙上。其中《题〈红楼梦〉画册·赠梅》一幅，在灯光下特别耀眼；几行秀挺峻拔的墨迹，一下子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无端春色来天地，
槛外何人轻叩门。
坐破蒲团终彻悟，

红梅折罢暗销魂。

哦，原来我做了一个梦。不过，并非红楼艳梦，而是人间恶梦！几天来回顾与茅盾先生交往的旧事，百感交集，夜不能寐，今晚进入梦乡，实非偶然。此时此刻，我的睡意顿消，索性披衣起坐，梦中的情景，尚在脑海里盘旋，然对面墙上那幅“无端春色”的墨迹，更发人深思。这是茅公逝世前几个月题赠给我的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吟唱的是《红楼梦》里妙玉思春的故事，它本同我刚才所做的梦毫无关系。奇怪的是，此刻我却从这富有哲理性的诗句中，悟出了别一番深意：人生在世，对于真理、事业和美好的事物，都应执着地去追求，认真地去探索，不应被恶梦、怪梦式的现实——人生的恶势力所吓退。想到这里，我顿生妙想，何不借茅公诗句，稍加改作，聊志今夜之梦，作为奉献给读者的一曲心音，也作为这本书的一个引子。谅茅公在九天之上，不致责怪吧。诗曰：

有道春色来天地，
风雨年华重叩门。
坐破书斋终彻悟，
红梅欲折莫失魂。

（二）

出梦之后，兴犹未尽，免不了浮想联翩，又细细琢磨起我那恶梦的由头来了。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古已有之，人皆有之。但有各式各样的梦，如美梦、丑梦、恶梦、怪梦，惊心动魄的梦，杂乱无章的梦……。然不管是什么样的梦，都是人生经历与人的复杂心理活动在夜幕上的折光，是现实生活的曲折的、以至错乱的影象。我所做的梦也不例外。它是一个真正的梦，然

而又似梦非梦。

说来已是几年前的事了。大约是1981年3月27日茅盾同志逝世后不久，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廖宗宣同志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黄仁沛同志，先后代表出版社约我撰写《茅盾传》和记述与茅公交往的文学性回忆文字。起先，我迟迟不敢答应，这倒不是三十多年前我的那本《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的书，在十年浩劫中给我招来莫大的麻烦，换得一顶“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树碑立传”的大帽子，变成我跨进“黑帮”“劳改队”的一张入门券，现虽事过境迁，仍心有余悸。因为，经历了十年恶梦，我也增长了见识，况且恶梦已破，魔鬼已被打回地狱，春天又降临了神州大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迟迟不敢答应呢？不是别的，而是自知对这位在刀光剑影、风雨雷电的历史环境中驰骋、奋斗了六十余年，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代大师，我的了解、研究还十分有限。再就我同茅公的交往而言，在前辈之中、同时代人之中，同茅公的关系比我更密切、了解更深的，还大有人在。我深恐自己的能力、水平和一支笨拙的笔，难以胜任这项任务，加上几年来繁忙的工作，也使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坐下来弥补这一缺陷。然而这种种理由，都阻挡不住热心的编辑同志的不断催索，甚至被一些朋友视为畏难情绪与缺乏勇气的表现。这下可就击中了我的痛处。1956年，当我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普通大学生时，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和献身祖国文学事业的满腔热情，我叩起了茅盾研究的门，并开始同年已花甲的茅公结下不解之缘。如今，经历了一番风吹雨打，难道当年的勇气真的消磨殆尽了么？再说，十年浩劫之后，我又有幸多次登门亲聆茅公的教诲，多次得到他的亲笔回信和题赠，耳闻目睹这位年逾八旬的长者生活、工作的情景，也得知他在十年动乱岁月中的种种遭遇。茅公逝世以后，我在主持《茅盾全集》编辑室工作的过程中，又接触了大量的材料，特别是在韦韬同志的支持下翻阅了六十余册珍贵

的《茅盾日记》，对他晚年的生活与写作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我把自己的所见、所知、所闻，形之笔端，公之于世，为世人留下一页真实记录，难道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吗？说真的，我自以为已心无余悸，实际上那根大棒的阴影，没准还躲在我大脑皮层的某个角落里。终于，我答应了下来，但在交稿的期限上，要求给予宽容，并蒙两位好心的编辑欣然应允。

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学校里的份内工作和纷至沓来的杂务，加上四十卷本《茅盾全集》的上马，使我奔波于京宁道上，穷于应付，仅剩的一点儿业余时间，已被挤成零零碎碎的边角料。我的诺言尚未兑现，流水般的岁月，又把我带到了1986年的初春。实在不能再拖了！我决心排除一切干扰，趁放寒假的机会，清还欠债。《茅盾传》的工程太大，还是先从我与茅公的交往写起吧！实际上，去年已考虑了一个大纲，也断断续续写了点东西。有些年长日久记忆不清的事实，特别是关于茅公晚年的生活、工作情况和文革中的遭遇，我也曾找韦韬、小曼同志及茅公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核实、了解过，并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但工作一开始，近三十年来的往事，就纷呈杂错地浮现于脑际，不知该从何处落笔是好。每当夜深人静，我展纸提笔，就陷入往事的沉思，最后只好离开一叠稿纸，拥被假寐，寻求神来之笔。想不到今晚竟走入梦乡，而且得到的竟是一场恶梦，细细琢磨，这大约是回忆往事，总免不了要搅动历史的沉渣吧，连躲在我大脑深处的那团阴影，也闯将出来了！想到这里，我顿开茅塞！梦中的硕大身影与那根阻人前进的大棒，不是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吗？回忆过去，应该忠实于历史，不应躲躲闪闪，不应涂脂抹粉，更不能被新的历史的因袭重负，拖住前进的步伐。

有道是“万事开头难”，几天来苦思冥想的一个难题，在一场恶梦的启示中竟意想不到地解决了。于是乎，我跃然起坐，展纸提笔，这本回忆性的书，就从说梦开始吧！虽然，此刻窗外霞